

大力金刚掌◎著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不是神怪，而是人心。

之傳國寶貝爾玉

茅山捉妖

「华人世界的《达芬奇密码》、超越《鬼吹灯》」如果你觉得网络上这些评价似乎言过其实，那么最好的办法就是翻开这本书，用你自己的标准去评价。

太白文艺出版社

大力金剛掌◎著

世界上最可怕的不是妖魔，不是神怪，而是人心。

之

傳國寶爾玉

茅山復齋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山后裔 / 大力金刚掌 著. -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07

ISBN 978-7-80680-491-9

I. 茅... II. 大...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VI.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51693 号

茅山后裔 之 (传国宝玺)

大力金刚掌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

社长兼总编 李丽玮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市毛庄印刷厂

787 × 1092 毫米 16 开 18 印张 250 千字

2007 年 5 月第 1 版

200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680-491-9

定价: 25.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

(邮政编码: 450002)

作者简介

大力金刚掌 一个普普通通的小伙子,广告文案出身,擅长胡思乱想.在文字中寻找现实与梦想的契合点,如此而已.



策 划：DC 東臣文化

特约编辑：董 怡

责任编辑：朱媛美

封面设计：天宁 暗月翔设计
TIANNING-ANYUEXIANGSHEJI

目 录

序	1
第一章 茅山图志	2
第二章 殍地	12
第三章 烧尸	19
第四章 七星钉魂阵	23
第五章 火炽局	28
第六章 秘密	34
第七章 黑疮	38
第八章 三煞天棺	42
第九章 七窍赤流	51
第十章 殄文	66
第十一章 玉碓	70
第十二章 和氏璧	78
第十三章 鑿龙阵	83
第十四章 毒玉	90
第十五章 席子村	95
第十六章 星吮台	104
第十七章 宿魂台	109
第十八章 千魂魑	114
第十九章 释艮阵	119

茅山復齋
之
傳國寶璽

茅山復齋

之



- | | | |
|-------|-------|-----|
| 第二十章 | 烧尸 | 124 |
| 第二十一章 | 巴山藏宝洞 | 132 |
| 第二十二章 | 逆入乾坤 | 137 |
| 第二十三章 | 人皮邪影 | 142 |
| 第二十四章 | 生死素阶位 | 147 |
| 第二十五章 | 密室 | 155 |
| 第二十六章 | 鬼门关 | 164 |
| 第二十七章 | 鬼阵 | 170 |
| 第二十八章 | 中计 | 179 |
| 第二十九章 | 蛛丝马迹 | 192 |
| 第三十章 | 死玉叠影 | 197 |
| 第三十一章 | 夜守赵宅 | 202 |
| 第三十二章 | 顿足六道 | 216 |
| 第三十三章 | 雾灵鬼影 | 228 |
| 第三十四章 | 敲门砖 | 236 |
| 第三十五章 | 观音像 | 244 |
| 第三十六章 | 圭鬼 | 252 |
| 第三十七章 | 人阵合一 | 260 |
| 第三十八章 | 遗憾山中 | 264 |
| 第三十九章 | 洞彻殄文 | 270 |

序

道教，源于春秋战国时期，楚国苦县人李耳（也就是人们常说的老子）是当今道教公认的创始人。相传李耳活了一百多岁，而后成仙，从宋代开始被尊为“太上老君”，其所著《道德经》被公认为道教的思想之源。

中国历来是一个新鲜事频出的国度。在西方，好像能够降临在人世的反面形象仅有“吸血鬼”这种不疼不痒的角色；而在中国却不然，各种各样的仙鬼传说举不胜数，四仙（即狐仙、蛇仙、黄大仙也就是黄鼠狼、刺猬四大仙）、厉鬼等等超自然事物均被老百姓视为不祥之例。

有需求就有满足。在这种复杂的民间文化中，根据老百姓的诸多需求，逐渐分支出了“宿土、众阁、茅山”等等流派，其中宿土主修工程修缮、建都立基，后世的一些风水学理论大多起源于宿土；众阁与全真主修武学与修身，其中众阁讲求的是得道成仙、长生不老。

茅山道术，又称茅山术，这门道术讲求以“驱”为主，以“降”为佐，其原理大概是激发人体本能的潜质，或者借助某些符咒的特有力量，驱散或者说赶跑某些在老百姓看来不吉利的东西。民间有一种误区，即所谓的“灭”，许多人认为所谓的鬼怪是可以彻底“消灭”的，其实不然，在茅山道术中，神鬼概无灭之理，最多是将其驱赶、封禁或是“降伏”（所谓降伏便是鬼怪自知不是对手，主动弃暗投明）。

在南北大地，广泛传说着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主人公是张国忠、张毅城父子，他们运用茅山道术踏足天下，从驱鬼镇邪到民间冤案、千古谜团都被一一揭开，他们的足迹甚至遍及亚欧异域，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域、不同的信仰，中国最厉害的茅山道术，是否能一展其长？

第一章 ● 茅山图志

是年，冬季，前所未有的寒流席卷着这座历来被看作天子门户的城市，中华大地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浩劫，“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这一年达到了顶峰，甚至波及到了香港，已经初露端倪的上山下乡风到处搅得人心慌慌。相比起农村，城市生活还是相当优越的，每月粮油多少有点保障，虽说吃不饱，但毕竟比乡下的白薯面强的多，度荒的阴影在人们心头的烙印实在太深了。

书记员张国忠面对一本清末版《茅山图志》费心思索。书里写的，全是一些什么如何降妖捉鬼一类的方法，还有一些类似于武术的图解，一些自己从来没听说过的植物器物以及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以及这些东西怪癖无比的使用方法。更让张国忠摸不着头脑的，就是记述着如何解决一些看似生病的人体症状，但方法非常匪夷所思，例如房檐下的土、喝泡着古代铜钱的香油一类的东西，完全不着边际。

两个礼拜过去了，张国忠始终在翻看这本《茅山图志》，指望从中找出点破绽来，但书中内容看似不着边际，可读起来却环环相扣无懈可击。此时张国忠的爷爷颤颤巍巍地从阁楼上下来了，“孩子啊，那书上写的都是真的，不信你就找个人试试。”

爷爷笑了一下，扶着墙一步一拐地下楼去了。不过爷爷的话倒是给张国忠提了很大的醒，“是啊，我找个跟书上描写的有同样症状的人，用书上的方法试试，倘若不灵，那这套东西不就不攻自破了吗！”说实话，这时的张国

忠对书上这些匪夷所思的内容，还是半点都不信的。

可是，书上描写的症状实在是不太好找。张国忠在一个礼拜里走访了几百户人家，都没发现有类似的情况。正当张国忠准备放弃这种大海捞针般的寻找，另辟蹊径时，一个消息传到了张国忠的耳朵里。

这天早晨，同事小刘跑到张国忠家，告诉张国忠，学校党委书记魏老二死了，是畏罪自杀，他媳妇疯了，但神智很清醒，只不过不时的胡言乱语，说的全是魏老二年轻时的事。革委会认为他媳妇想给魏老二翻供，让张国忠一起去审魏老二他媳妇，然后写一份批斗书。

这个消息，让张国忠心中一动，因为这魏老二媳妇的症状，似乎与《茅山图志》中描写一些的症状十分吻合，“只要我用书中的方法试试，无效的话，那论据就有了。”想罢，张国忠把家里的醋瓶子揣在了包里，带上纸笔和事先找好的柚子叶，和小刘出发了。

到了魏老二家，张国忠不禁一阵心酸。说实话，魏书记生前为人很和善，而且博学多才，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很长一段时间里张国忠曾经很崇拜魏书记。但此时的魏书记家，跟几十年没有香火的破庙没什么区别，到处是打砸抢过后的狼藉，只有魏书记的妻子一个人躺在床上，嘴里流着口水，胡言乱语个不停，在床边，站着几个满脸严肃的年轻学生和老师。

张国忠找了张破报纸坐在了地上，仔细地观察着魏书记的妻子，认真听着她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我怎么可能是叛徒呢？我38岁入党，天津解放的时候我是校纠察队的队长，还抓过特务，立了功，我档案上都有，你们说的都是诬陷！”说这些话时，魏书记的妻子目光呆滞却语气激烈，整个屋子里充满了奇怪的气氛。

“你说他到底是真的精神病，还是装病想替魏老二开脱啊？他说的抓特务记录，确实是真的，真是怪了，这事魏老二生前也没提过，就连陈校长都不知道还有这么档子事。”小刘偷偷跟张国忠嘀咕。“嘘，别说话，听听她还想说什么！”

“1946年5月7号，地下党河平区委书记王向升是我入党介绍人！他可以证明我的清白！”

“连日子都记得这么清楚，跟档案上写的一样，不会是魏老二临死前告诉她的吧？”“不可能，魏老二在学校水房住着，直到他上吊，从来没回过家，学校天天有人站岗的，以魏老二的身子骨，不可能翻墙出去的。”学生们小声嘀咕着，完全没注意张国忠已经凑到了魏书记妻子的床前。

“魏书记，王向升也是叛徒这谁都知道，他比你死的还早，你说你不是叛徒，还有什么其他证据吗？”此时魏书记的妻子又好似什么事都没发生过，两眼直勾勾地看着前方，傻笑起来。

张国忠这一提问，尤其是他称呼魏书记的妻子“魏书记”，让周围的人吃了不小的惊。“我说小张同志，你是不是也疯了？我得找你谈谈！”站在一旁的革委会宣传员刘洪刚义正严词地看着张国忠。

张国忠把所有人叫到了门外，“她是真疯了，你们没看见她的眼神和哈喇子吗？她以为自己就是魏老二，绝对是真疯，对待精神病，就得顺着她的话说。其实精神病人有自己的一套理，只要把她那套理推翻了，她也就没词了。”“嗯，你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去试试吧。”

张国忠再次来到魏书记妻子的床前，把包里的醋瓶子和柚子叶掏了出来，往柚子叶上倒了点醋，一下就按在了魏书记妻子的脑门上。这招就是在《茅山图志》上学的。周围的同学都愣了，只见魏书记妻子手脚微微地抽搐着，身子不断地扭动，“快按住她！”张国忠大喊，这可是检测《茅山图志》真实性的大好机会，倘若柚子叶掉了，试验就失败了，要二十四个时辰也就是48小时后才能再来，那样就不能彻底证明《茅山图志》的虚假性了。

周围人不知道怎么回事，下意识地按住了魏书记妻子的手脚。过了大概一分钟，魏书记的妻子不动了，每个人脸上都一头雾水，“她怎么了？不是死了吧？”一个女学生吓得满脸煞白问道。

拿掉柚子叶，张国忠仔细看着魏书记妻子的一举一动，半天，魏书记妻子睁开眼，长出了一口气：“我这是在哪啊？”

张国忠跟那些革委会同学说，这是自己老家治神经病的偏方，也不是每次都好用的。但实际情况只有张国忠自己知道。这次经历，动摇了张国忠对《茅山图志》真实性的怀疑，“莫非是巧合？但也太巧了吧？不对，肯定是巧合，肯定是魏老二他媳妇装疯卖傻，看我们按住她以为我们要把她也拉出去批斗，才不得不假装康复的。”张国忠不停安慰自己，但在内心深处，却始终不能重塑对《茅山图志》那种深刻的怀疑了。

张国忠老家治疗神经病的偏方很快在学校传开了，据说是用几片树叶蘸醋按在脑门上就行，也有几家确实有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试过，压根就不管用。殊不知，真材实料的神经病，这东西哪里有效？

张国忠看来，宝贵的验证《茅山图志》虚假性的机会被浪费了，还得再找。可是去哪里找呢？那时候虽说畏罪自杀的叛徒内奸很多，但家里却没有

再出现过类似现象，一筹莫展之际，张国忠的爷爷又来了。

“怎么样？管用不？”张国忠的爷爷以前在农村当过民兵，怪事在农村比比皆是，所以张国忠的爷爷自从看到张国忠天天琢磨这本《茅山图志》后，便总想告诉孙子那东西其实蛮有效。

在确定了邻居家确实锁门没人之后，张国忠压低了嗓音：“爷爷，你说这玩意到底是真是假啊？”“真假我不敢说，但农村出点事，都是找先生看，大夫看不好的，先生来了八成就行。”“我看那只是巧合，这东西肯定是假的。”“你要不信，就去农村，找这种事比城里好找的多。”

带上了干粮，张国忠步行去了远郊。

位于小站附近的李村，当时是天津周边比较正宗的农村，和市边上的城乡结合部不同，这里保存着很正宗的农村风俗和生活传统，村民大都姓李，多少还都沾点亲。这里虽说离市区不远，但交通可以说闭塞的很，根本没有像样的路能通过来，虽说已经成立了生产队，但文革的暴风好像并没在这儿掀起太大的波澜，除了前两年斗过一个外姓的富农，这两年斗斗偷高粱杆的小偷外，基本上连大规模的批斗都很少，大部分村民虽说身份是社员，但骨子里的观念根解放前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改变。

张国忠给生产队李队长看了革委会的介绍信后说明了来意，李队长微笑着看着张国忠，“好小子，年纪轻轻，道行不小啊，我告诉你，村里现在就有个人闹撞客，抬到医院，大夫说是撒癔症，让抬回家等死，他家闺女长的好，说谁能把她爹瞧好，就跟了他了。远近来了不下十几个先生瞧过了，都说不行，你要是能行，看你小伙子长的好，那大黄花闺女就能领走也说不定。”

这番话说的张国忠哭笑不得，这李队长干脆把张国忠看成是市里派过来跳大神的了，正经事轻描淡写，说起黄花闺女来倒是眉飞色舞的，这都哪对哪啊？

不过在与李队长的交谈中，张国忠倒是头一次听说了“撞客”这个新名词，原来这种病症医学上称之为“癔症”，只能归为精神病，并无其他解释，也没什么有效的治疗方法；而在农村，这种现象叫“闹撞客”，按老百姓的理解就是鬼上身，找个跳大神的折腾一下就好了。

农村人的热情真是出乎张国忠的意料，李队长家就跟过年似的，做了一锅土豆炖鸡，还炒了一盘辣椒鸡蛋，大白菜烩粉条，张国忠都不好意思了，为了自己那无聊的文章，害人家把过年的材料都提前用了。一听说是城里来的人，李队长的大儿子还拎来两瓶白酒，张国忠虽然一再强调自己不会喝酒，

还是被灌了两盅，从没喝过酒的张国忠顿时栽倒在床上，等醒过来时，床边竟然站着个大闺女。

张国忠仔细端详了一下床边上这个大闺女，穿的惨了点，但眉清目秀，俨然比他一路上看见的农村女孩好看不少，即使放到自己学校里，也能算个中上游。

李队长此时走了过来：“小伙子醒啦？这就是李大明家的丫头，听说你能瞧撞客，一早就跑来了。”张国忠心都碎了，他本来是来农村验证《茅山图志》虚假性的，但现在从村长到村民，都认为他是来给村民跳大神的，而且待若上宾，其实他只不过是大概翻了两遍《茅山图志》，了解点皮毛中的皮毛，好多文言文他看不懂也懒得琢磨，现在可好，被人家当成救星了，昨天还吃了李队长家一顿过年饭，现在要是一字一句的解释自己的来意，恐怕会伤害了农民兄弟的感情，算了，硬着头皮去吧，反正十多个他们所谓的先生都瞧不好，我这么年轻，瞧不好也不丢人，正好也验证了《茅山图志》的虚假性，其实在张国忠的内心深处，还是希望能像上次一样瞎猫碰死耗子蒙上，毕竟吃了人家嘴短嘛，更何况还有一个长相不错的农村大闺女巴望着。

闹撞客的人名叫李大明，好像还是李队长家的亲戚，据说是前两年挖河堤，挖出过一口大棺材，从此后就坐下了病根，天天自言自语，说自己是两榜进士什么的，天天之乎者也，每天就吃点咸菜喝点水，人一天比一天瘦，眼看着瘦成了一把劈柴。李大明是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弄到这个地步，家里的活都是闺女李二丫和一些亲戚朋友帮着干的，本来家里就穷，这几年请先生什么的更是把家里折腾了一个底朝天。

说实在的，就当时而言，张国忠也不知道该咋办，只好把批斗人时的那套词拿了出来。

“姓名！”

“你说什么？”从眼神和语气看，好像李大明不明白说这句话的意思。

“我问你叫什么！”张国忠一拍桌子，语气异常强烈，一来是先发制人，二来也是给自己壮胆。

“在下姓程明科字相章，号路风居士，嘉庆庚午年进士，才高八斗，学富五车，你等小小毛童，何来与我！”

李大明就是个种地的，初小都没念过，还什么字啊号啊，还才高八斗，张国忠越听越想乐，而门外的李二丫却对张国忠的希望又高了一成，以往先生可没张国忠这么厉害，一看见李大明，立即害怕得跟个孙子似的，说不了几

句话就跑了，眼前这个市里来的先生就是不一样，这么厉害，看来是“道行”不浅。

在张国忠想来，跟上次一样，用柚子叶蘸点醋，贴到李大明脑袋上就算完事大吉了，但先前工作还是要做的，就是先要把李大明盘问一番，让乡亲们看看自己还是有一些工作量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始终会战胜一切牛鬼蛇神。

“你既然是清朝人，来这干嘛？说！！”

“哈哈哈，小小毛童，竟然敢询问本座，”李大明目光虽说呆滞，但却带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凶狠，“今天就让你看看本座的厉害！”说着，李大明忽然向张国忠扑过来，双手紧紧地掐住张国忠的脖子。张国忠正在想着，刚才这小子还在自称自己是进士，现在怎么忽然成本座了？只有国民党反动派的军官才称为军座，莫非李大明是个特务？想了半截，李大明已经扑了过来，对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张国忠一点反应也没有，只觉得那双手的力量大得惊人，根本就不像是人的力量，仅仅一两秒，张国忠便已被掐的脸色青紫，吐着舌头一句话也说不出。

此时，李队长瞪大了眼珠子，刚反应过来，大喊一声：“又来了，快来人！”此时身边七八个年轻力壮的村民一扑而上，去扯李大明的胳膊。

其实，这种事在李大明身上已经不是第一次了，以前有几个先生，要么不敢进屋，要么硬着头皮进去了，就会遭遇这种事，而且一到这种时候，枯瘦如柴的李大明便会力大无比，要七八个壮小伙才拉得开，有一个先生因为年纪大了，仅几秒钟的功夫就险些被活活掐死，幸亏村里的大夫来得及时，又是针灸又是人工呼吸，才缓过来，从此后，再也没有先生敢来给李大明瞧病。

对于李大明的撞客为什么闹的这么厉害，先生们也说不出来个所以然来，只是说这东西已经成气候了，想治住不易。

张国忠慢慢睁开眼睛，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穿着白大褂的医生，正在训斥周围村民：“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这种封建迷信的东西以后不要搞！李大明患的是精神分裂，求神拜佛有什么用？你们要相信科学！还有你李铁生，你身为队长竟然带头搞这种事，以后怎么做别人的工作？万一这孩子死了，怎么跟他家里人交代？”

此时张国忠的脑子里一片混乱，亲身经历告诉张国忠，刚才发生的事绝不是精神分裂那么简单！那种掐人的力量，绝不是他本人的力量，就好比工厂里的车床一样，发出力量的是骨头而不是肌肉！更何况李大明枯瘦如柴，

两只手就像鸡爪子，哪里还有什么肌肉？想掰开的话，那感觉就好像用手指去掰钳子，从神经末梢就能感觉出是绝对不可能的事。

这时，张国忠对《茅山图志》的怀疑已经快土崩瓦解了，虽说从小便接受无神论教育，但张国忠毕竟是个中国人，五千年的传说也好神话也好，毕竟在张国忠的脑袋里有一些抹不去的痕迹，加之这些自己从来没见过的事，张国忠已经深深觉得眼前这位农民兄弟需要的绝不是医生和药品，而真正是某些超自然的东西。

李队长拍了拍张国忠的肩膀：“小伙子，你算在他面前坚持时间最长的了。”“我？坚持时间最长？”“对，其他先生都是刚进屋就被掐上了，而你不但跟他面对面坐了半天，还跟他对了对话，他还能回答你的问题，看来你本事确实不小。”

张国忠再一次哭笑不得了。这位李队长铁了心就认为自己是跳大神的。

“李大明论辈分说应该是我表侄子，这次你也尽了力，我代表广大农民阶级谢谢你！”张国忠差点笑出来，但看着李队长一脸严肃，自己也不好带出笑来。

“我其实也没干什么……”

“小伙子，别谦虚啦，好好修行，以后前途无量啊！”

张国忠心都碎了，一个无限忠于党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斗士，就这么硬生生地成了跳大神的。

但是张国忠并不想就此离开，因为他带来的柚子叶和醋还没用上，也许真的管用呢？为了农民兄弟的宝贵生命，张国忠决定无论如何还是要再冒一次险。

当晚张国忠一夜没睡，捧着手里的《茅山图志》边看边琢磨。按书上说的，这种现象在茅山术中称为“阳溺”或“活熬”，常见的有三种原因引起，一、人魂附体，二、畜生修仙借体，三、山河之脉夺体。前两者是“阳溺”，最后一种是“活熬”。

对付这种现象，有数十种办法，可根据周围条件就地取材，柚子叶蘸醋只是对付人魂附体的最简单的方法，但作用不大，仅对新故冤魂略有作用，且与天时有关，卯时到申时，阳气最重时效用最佳，而其他时辰需看亡魂气脉强弱，弱则驱，强则愈溺。所谓愈溺是什么意思，张国忠没想明白，莫非是病情加重？

此外，还有不少种比较有效的方法，但或者需要画符，或者要找一些虚

无缥缈的东西，这些东西张国忠非但从未听说过，甚至怀疑世界上是否真实存在。比如桃婴、百琛、鸡喉、素问、童子眉什么的好几十样，莫非是要鸡脖子和小孩的眉毛？张国忠一头雾水。

虽说李队长百般阻拦，但张国忠还是坚持要再试试，李队长无奈，找了十多个壮劳力把李大明用麻绳捆了个结结实实，最后还用大号的粗麻绳把他的脖子捆在了院里的石碾子上。这李大明也没反抗，嬉皮笑脸的边流口水边看着别人捆他。此时，张国忠给李大明瞧撞客的消息已经传遍全村了，不少村民拖家带口来到李大明家门口看热闹。

李大明看见张国忠，咧着嘴傻笑起来，“小娃娃，本座念你年幼，想给你点教训，饶你一命，莫非你要试试本座的本事不成？”

李队长此时已经把门口的村民都驱散了，并且让那十多个壮劳力手持绳索站在两边，准备应付随时可能的突发事件。

张国忠此时也不装了，从兜里拿出事先准备好了的柚子叶就往李大明脑袋上拍，可没想到，李大明非但没有出现想象中的手脚抽搐现象，反而哈哈大笑，“就这点本事，你想治我？”这个效果其实是张国忠预料之内的，就凭他昨天那股子手劲，想必这东西也没什么用，况且书上说的明明白白，只对刚死的亡魂有效，这李大明张嘴闭嘴嘉庆年的进士，想必死了几百年了。想到这，张国忠又掏出昨天晚上照着《茅山图志》上描出来的符（昨天晚上找李队长去村里糊纸人的李老六家拿的黄纸，再按书上的图样，用朱砂描出来的），吐了点唾沫，啪的一下贴在了李大明的脑门上。此时李大明立即一反刚才的嬉皮笑脸，瞬间换了一副凶神恶煞般的脸孔，两只眼睛向上翻，几乎看不到眼球，牙齿也龇了起来，嘴微微长着，舌头向外伸出，鼻子里发出了奇怪的哼哼声，就好像老年人咳痰的声音。而贴在他脑门上的黄纸，也莫名其妙的冒起烟来。看着这些事，张国忠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黄纸没人去点火，怎么会自己冒烟呢？

此时周围的壮小伙都睁大眼睛，有的甚至抄起了家伙，除了绳子套索，还有粪叉子、锄头，赶牲口的鞭子，总之手边有什么抄什么，以此掩盖心中的恐惧。

张国忠也暗暗抽出了腰里的皮带，他可是尝过李大明的利害，这次万一再有个什么闪失，可能就真的要去见马克思了。

看来张国忠的黄纸真的激怒了李大明，贴在他头上的黄纸冒了会儿烟，中间烧出一个洞，忽然从他脑门上滑了下来，而李大明此时翻上去的眼珠又

翻下来了，狠狠地盯着张国忠，哇的一声惨叫，身上大拇指粗的十几圈麻绳竟然嘭的一声被挣断，身体猛地向前冲。

幸亏还有根更粗的麻绳把李大明的脖子捆在石碾子上，他这一冲不要紧，整个石碾子险些被带下碾台。这石碾子是实心的大石头，怎么说也有四百斤重，而且中间还有一根腿肚子粗的木桩固定，这一下的力量可想而知。

守在旁边的村民一看事不好，十来个壮小伙一哄而上，将李大明按倒。可没想到，李大明竟然像电影里的僵尸一样竖直站了起来，左右胳膊一甩，把两边的壮小伙各甩出三四米，余下的壮小伙看见这阵势也不敢再上前了。此时李大明又是一冲，捆着他和碾子的麻绳嘭的一下，还连着一半，碾台中间固定碾子的粗木桩也被这一下拽折了，整个石碾子一下被带到了地上。这可是村里能找来的最粗的麻绳，这根麻绳要是再断了，恐怕能捆住李大明的就只有钢丝绳了。

张国忠脸都白了，眼看着李大明拖着石碾子一步一步走向自己，麻绳随时都有断的可能……

俗话说好汉不吃眼前亏，张国忠撒腿就跑，可就在此时，李大明忽然像一摊泥一样瘫倒在地。张国忠听到扑通一声，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就在这一刹那，只见李队长忽然咧着嘴冲了上来，一把掐住了张国忠的脖子。

这时旁边愣着的壮小伙也都反应过来了，蜂拥而上，掰开了李队长的胳膊。要说这李队长的力气比起李大明可小了不少，顷刻间就被捆了个结实。此时张国忠用手捂着脖子，大口的喘着粗气，只见李队长蹲在地上傻笑，表情和李大明一模一样。

李队长的儿子冲上来就要打张国忠，“你这个小王八羔子，我爸那么信你你却把那东西弄到我爸身上了？”众人正拦着，忽然李队长又扑通一声躺在了地上，此时倒在地上的李大明又抬起头，发出了一阵阴笑，笑声不大，却沁到了人的心里，让人觉得异常刺耳。

虽然两次都失败了，但张国忠对这本《茅山图志》的看法却彻底改变了，他开始相信，书中的内容绝不像自己想像的那么简单，绝不是科学能够解释的。

带着对李队长和李大明女儿的歉意，张国忠回到了城里。找了个机会把自己在农村的经历原原本本地跟爷爷说了一遍。爷爷听完一皱眉：“有那么利害？”“就这么利害！最后连笊帚棍一样粗的麻绳都差点挣断。”“以后少惹这种事！我年轻时候跟你一样天不怕地不怕，吃了不少亏。那东西不是咱们凡